

研究生毕业季

一篇毕业论文背后的“雪山”与“灯火”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桥冈 通讯员 谭宗胤 王国栋

雪山，是朱允来最喜欢的，喜欢它的纯洁，它的神秘，更喜欢守护雪山的人。

2015年7月8日，朱允来从南京一路西行，历经2950公里，飞越座座雪山，途经拉萨，几个月适应性训练后，来到任职第一站海拔4350米的扎西岗边防连——这个在201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雪域高原戍边模范连”荣誉称号的英雄连队。

“排长，坐下来吸口氧。”战友们热情地招呼着朱允来。此时，朱允来感觉到像是回家时父母端出的那碗热腾腾的虾仁面般亲切。同时他一愣，平时在内地随处可呼吸的氧气在高原竟然如此珍贵。

朱允来1991年出生，家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小镇上，身上透着江南小伙的柔和与阳光。父母常对他说，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无论在哪里，干哪一行都要对得起自己的本心。

对得起自己的本心，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从沿海城市到荒漠戈壁，从满眼葱绿到冰封雪裹，朱允来的内心也在悄然变化着：紧张、兴奋到些许失落。“那时，心里一直告诉自己，要对得起自己的本心。”

朱允来说，他有个爱好就是看星星。西藏阿里，夜空澄静，似乎“手可摘星星”。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喜欢坐在营院的石头上仰望，头顶的星空，仿佛亲人的眼睛，又仿佛是照亮未来的那盏灯。

在追寻那盏灯的道路，艰难和孤寂常伴左右。

来军校读研究生时，朱允来带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莽莽雪原，他和战士们席地而坐吃着干粮，身旁是高大的军马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如果不是朱允来自己说左边第4个是他，单从照片上被阳光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庞，似乎很难认出。

“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下冰雹，夏天穿棉袄。”朱允来说，“我们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中的禁区’，就连运送物资的骡马都有累死的，边防官兵从未退缩、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

“你见过凌晨4点的阿里吗？”朱允来说，备考那段时间，常常一个人学习到深夜，周围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阵阵孤独与寂寞袭入内心。然而一拿起书本，就会觉得体内仿佛注入了某种能量，那种渴望知识的感觉分外强烈。

渴望，历经时间的积淀慢慢化为成长的力量。

高原，山高路远，极寒缺氧。“很多内地常见的训练课目在高原都会遇到很多限制，装备也会因为高原环境的影响，性能发生变化，我一直在思考是否有方法解决这些高原训练难题？”带着对打赢的渴望，朱允来翻阅了各种书籍、各类资料寻找答案。

随着阅读量增加，朱允来越来越感觉到知识储备的不足，“有一种急需充电的感觉。后来，考研究生到院校寻找答案的想法越来越清晰。”朱允来说。

“当看到报考专业方向有作战模拟和训练仿真时，我觉得眼前一亮，感觉就是它了。”朱允来心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正是这种强烈的渴望，促使朱允来开始了蜕变之旅。

蜕变

到军校读研后，朱允来身上有几个“变与不变”。变的是年龄、知识、阅历等，不变的是为战而研的初心。

两年间，朱允来换了两次微信头像，一张是他在雪山巡逻路上嚼着压缩干粮的样子；一张是一个少年的背影，

4350，这个数字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印在朱允来心中。

4350米，这是西藏军区扎西岗边防连的海拔。两年前，朱允来从这里走出，成为陆军工程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学员。再过几天，他将带着毕业论文及成果回到边防部队。

朱允来清楚地记得，离开连队那天，边防连的战士们站成一排，一个个地与他拥抱，其中一名小战士小心翼翼地问：“您还会回来吗？”“会的。”朱允来给了小战士一个有力的拥抱，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会回来吗？”两年间，每次打电话回哨所，战友们似乎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这一句话。朱允来知道，这是战友们舍不得他。他更知道，这是边防部队对人才的渴望，就如同当年他渴望考上军校研究生的感觉一样。

踏雪而去，满载而归。两年，这一去一来，仿佛时间的轮回，从起点到了终点，又回归起点。朱允来说，他常梦到在雪山和战友、军马一起巡逻的场景。他用一句话表达着心情与期盼：面朝雪山，万家灯火。



朱允来(中)与战友们讨论学术问题。吴承杰摄



2016年11月，朱允来(左四)在雪域高原与官兵一起巡逻。朱允来提供

张开手臂拥抱着远方。“其实，我挺喜欢第一张的，它是我在阿里真实的生活写照。为什么换一张呢？我想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能像自己的微信头像一样充满青春活力。”朱允来说。

朱允来的毕业论文选题是《高寒山地战场环境对武器装备和作战行动的影响》，与他最初想为部队解决问题的初衷相一致。这也是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改变研究方向的原因。

读研前，朱允来是装备助理员，对团里配置的各类武器装备如数家珍。每次装备使用回团后，他都会将技战术数据一一加以梳理，并仔细检查装备保养情况。有时，战士们保养装备不仔细，朱允来会毫不留情地当场提出批评，以致有些战士一见到他就紧张：“看，‘红脸关公’来了！”

“都说爱装备如生命，如何‘爱’？”读研后，急性子的朱允来性格也在悄然变化着。经历了研究生阶段的知识拓展，他说：“这种‘爱’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装备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一种是解决问题后研究为什么会出问题，还有哪些类似的问题。”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大自然给予人们壮美瑰丽景色的同时，也暗藏着种种凶险与危机。

不少战友做论文都是去实验室做实验，朱允来的论文数据要在高原实时采集作战数据。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真刀真枪地干”。

西藏阿里，白雪皑皑，气温已跌至-35℃。某型重火器射击训练即将开始。为了采集装备训练数据，利用假期回到老部队的朱允来，早早准备好数据记录仪，身旁一枚枚炮弹像一名名战士整齐列阵，等待着出膛后的检验。

“嗖——”的一声，炮弹呼啸出膛，一组组数据在数据采集器上显现，波峰谷间让人感受到一种力量背后的沉静。

望着仪器上的数据，朱允来想起几年前，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大雪纷飞。新装备试射，打了3发炮弹后，第4发炮弹卡壳，自动进弹器不工作了。“好好的装备咋上了高原就

‘性情大变’？当时感觉有种无力感。”朱允来说。

“我就想着自己的研究能消除这种无力感。”上学期间，朱允来铆着这股劲，向一个个来自高原的“问号”发起了挑战。“原来记录数据我只会记录武器射程增减了多少，现在我会思考为什么会增减？导致影响射程的环境数据是多少？相互间的影响关系是如何变化的？等等。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跃进。”

前方雪山阵地，后方炮声阵阵，脚下是1米厚的积雪。

高原试射训练结束后，朱允来和战友们兴奋地拥抱，红扑扑的脸上笑容灿烂，睫毛上凝结着冰霜，亮晶晶的。

朱允来一次次向研究的高地冲锋，也一次次在摔打中成长与成熟，所有的辛劳与付出凝结为毕业论文中一个个通往未来战场的数字。

10月下旬，朱允来的毕业论文刚提交，所在单位作训科科长马力绵就来电话询问他的情况。

电话那头，科长问个不停：还有多少课程没有考试，毕业论文有没有问题，回来有没有信心胜任岗位……

电话这头，朱允来一一认真作答，他知道，这是科长在向他发出“召唤”，希望他能学以致用，回到老部队有所作为。

归来

新疆叶城县，这里是西藏阿里军分区的练兵场。7年前，朱允来第一站戍边落脚的地方，海拔1765米。

经过几个月的新排集训，朱允来向着阿里进发，海拔4350米。

上阿里的途中，朱允来感到异常难受，呼吸很沉重。军医一看，有肺水肿的迹象，督促他赶紧吃药。“没想到几天后到达阿里的那一天，医生再次检查时，好了！”朱允来像打趣一样说着上高原的经历，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再过几天，朱允来带着两年的学习

成果和家人的挂念，将要再次回到阿里。与第一次上阿里相比，他坦然了许多，也做足了准备：现在每天都在跑步、健身，为身体充电。

“我答应了他们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朱允来口中所指的他们，既是几年前朝夕相处的战友，又是一群无声的战友。

他们，是长眠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的战士们。

“第一次到访陵园时，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朱允来说，“这里长眠着112位为守卫西藏而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看见他们，我就懂得了为什么来、到哪里去。”

当年，“进藏先遣英雄连”136人以牺牲63名官兵的巨大代价将五星红旗插在藏北高原。如今，一代又一代官兵沿着先辈的足迹来到这里，把青春乃至生命献给喀喇昆仑。

“我们每次途经康西瓦烈士陵园都会停下来，鸣笛，默哀，缅怀，这仿佛成了战友们不约而同的习惯。”朱允来说，“这次回去，我会前往陵园，为长眠的战友们点一支烟，告诉他们，我没有食言。”

准备回阿里前，朱允来特意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看望这里的孩子们。

去年，朱允来应邀为这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题为《崇尚卫国戍边战斗英雄 构筑新时代中国强大国防》的国防教育课。当讲到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故事时，学生们出奇地安静，眼里闪烁着光芒。

今年，朱允来再次来到这里，“这不是那位解放军叔叔吗？”孩子们热情地把他团团围住。望着茁壮成长的孩子，朱允来的内心更加坚定。

朱允来知道，给孩子们国防教育课是自己写下的另一篇毕业论文，一年前种下的国防种子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采访最后，记者问了一个问题：你怎样理解“国家”二字？

朱允来略一沉吟，目光越过记者的肩头，望向远方：“面朝雪山，万家灯火；家国边关，我们来守。”

成长寄语

12月，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研究生即将圆满完成学业，开启人生新征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心中虽有道不尽的留恋与不舍，但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强军伟业正期待着你们去添砖加瓦、奉献芳华。

一朝戎装穿在身，终生怀揣强军梦。毕业只是战场的转移，告别是为了新的出征。习主席指出，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只有心中一直装着强军梦，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人生心中装什么样的梦想，才能有多大的舞台，军人心中装着什么样的战场，就会追求打赢什么样的战争。唯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梦，始终能把打仗打胜仗作为不懈追求，努力练就与我军使命任务相适应的能力素质，我们每一颗“水滴”，才会融入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大潮中，才能推着强军梦这艘战舰乘风破浪、驶向远方。

对于刚毕业的研究生来说，是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后方走向前线，必须尽快找好契合点和发力点，始终坚持研为战、学为战，努力把准部队脉搏，瞄准部队需求，把论文写在沙场上，把课题设在部队里，把知识带到官兵中，让知识和技能转化为战斗力；既仰望天空，又脚踏实地，扎根强军沃土，善于发现制约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和痛点，坚持调查研究，主动融入实践，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谦虚谨慎，以官兵为师，在倾听中寻求解决方案，在行动中推动工作。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习主席反复强调，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部队是检验干部能力素质的“第一考场”，也是选拔使用干部的“赛马场”。当前，“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只会纸上谈兵而不知行合一，热衷虚谈阔论而不求真务实，已经没有市场。我们更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想干、敢干、苦干、实干、加油干，干出“急先锋”，跑出“千里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投入火热强军实践，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官兵、历史检验的青春业绩。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艾书周

校媒联盟

航模竞技“战”味浓

■王淑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帆

“各分队就位，准备战斗！”随着一声急促的防空警报划破长空，轰鸣的马达声依次响起，十几架外形逼真的“战鹰”迅速升空冲向天际。既航模分队“机长”们神情专注，熟练操纵手中的遥控器，灵活控制飞机模型做出各种惊险刺激的飞行动作……

11月20日，寒风阵阵，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学员科技创新活动暨航模竞技挑战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由各学员队组成的16支“自由空战”和“创意表演”队伍，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激烈比拼。

“飞机故障，立即抢修！”意外突然来临，在“空中联合打击”环节，因降落过程中碰撞到掩体，某型“战鹰”机翼严重损坏。“机长”郭灿和旁边严阵以待的机务人员第一时间奔向现场，迅速展开战场抢修，修复机翼、检查线路……一连串操作令观战者眼花缭乱。

“我方战机故障抢修完毕，请求立即升空参战！”不到10分钟，郭灿操控着“战鹰”再次升空，配合友方对“敌”实施空中火力压制。

此次竞赛，专门设置了空中联合打击和战场抢修环节，就是针对学员未来机务维护工作实际，让他们更好地了解飞机、了解飞行，在硝烟味中锤炼战斗作风，提高机务维修能力。”负责竞赛指导的教员苏波说。

随着郭灿的这架“战损”飞机安全返航，比赛接近尾声，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掌声。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共有6个参赛小组获等级奖，学员四队参赛选手毛浩杰、唐浩雄凭借高超的制作水平和过硬的飞行技术，一举夺得“自由空战”比赛的“金头盔”。

比赛结束，郭灿和战友们将航模精心检查维护后，小心翼翼地放回航模室里。郭灿指着操作台上摆放的各种航模故障组件说：“留存这些是为了告诫自己，要把每一次起飞当作第一次飞行，不能让战鹰带着任何故障隐患上天。作为一名机务兵，保障战鹰顺利升空作战，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好地了解飞机、了解飞行，在硝烟味中锤炼战斗作风，提高机务维修能力。”负责竞赛指导的教员苏波说。

随着郭灿的这架“战损”飞机安全返航，比赛接近尾声，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掌声。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共有6个参赛小组获等级奖，学员四队参赛选手毛浩杰、唐浩雄凭借高超的制作水平和过硬的飞行技术，一举夺得“自由空战”比赛的“金头盔”。

比赛结束，郭灿和战友们将航模精心检查维护后，小心翼翼地放回航模室里。郭灿指着操作台上摆放的各种航模故障组件说：“留存这些是为了告诫自己，要把每一次起飞当作第一次飞行，不能让战鹰带着任何故障隐患上天。作为一名机务兵，保障战鹰顺利升空作战，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下图：学员对穿越机进行编组。

陈杨洪摄



空军工程大学公众号

